

英雄传奇

呼

呼家将演义

566
=2-4



英雄传奇

呼家将演义

佚名著 赵仁点校

呼家将演义

佚名 著 赵仁 点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6 印张 14300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7.20 元

ISBN 7-202-02300-8/I·49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总 序

中国之小说，是真正起于民间的。当初赵宋之汴梁、杭州等地，民丰而物阜，于是游乐之事渐趋良多。这也是经济发达之后的必然。而上述这种适应于市民娱心悦目的游乐形式，因其生长、兴起于勾栏瓦舍，故被称之为瓦肆伎艺或杂伎艺。关于“勾栏瓦舍”，有必要赘言几句。因“勾栏”在元以后亦指妓院，故一般稍有文化修养者皆以其为不正当场所。其实，勾栏与瓦舍初皆指宋元时都市中娱乐表演场所。勾栏又称作“棚”，瓦舍又称为瓦子、瓦肆。而勾栏则当小于瓦舍。《东京梦华录》载：“（汴京）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武林旧事》亦述及瓦子内又包含若干座勾栏。且瓦中除有“相扑、说经、小说、覆射、踢瓶、各种傀儡、背商谜、教飞禽、影戏、唱赚之类”（《繁胜录》）外，尚有货药、唱故衣、剃剪之类的旁行他业，较之“勾栏”涵容为大。所谓“勾栏”，当本指以栏杆之类围起的场子（“勾栏”本义即指栏杆），其又称作“棚”或可证明。而瓦舍，《梦粱录》言：“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都城纪胜》亦云：“瓦者，野合易散之意。”“瓦解”之义不庸烦言，“瓦合”依颜师古注，谓“瓦合，谓如破瓦之相合，虽曰聚合，而不齐同”。当然，瓦子亦可理解为瓦棚，胡三省注《通鉴》谓“黄巢撤民居以为寨屋，谓之瓦子寨”。总之，勾栏与瓦舍当是较为固定的正规场所，有别于露台和草棚，但亦绝不会是深宅大院式的堂馆。

在勾栏瓦舍诸伎艺中，便有“说话”之一流。而“说话”人

据以“说话”的底本，即为“话本”。而话本的继续发展，则演为后代的章回小说，此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而宋元话本不似敦煌变文和唐话本的浅近文言而为通篇的“白话”，通俗、生动，开创文学语言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为后世小说乃至戏曲广为大众接受因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载体。

话本中有“讲史”一家，述历代兴亡与战争故事，“讲史”之发展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对古典长篇小说构成了重大影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巨制，即为在讲史基础上的文人加工发育而成的。而后世之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乃为其流裔，其不仅数量繁多，且流传颇广，深受大众之喜爱，及至传播媒体品种、数量、效果日胜一日之今天，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仍然有着广大的受众，且浸透若干媒体，此亦为通俗文化使人没商量之一景。

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二者十分相近，然前者更主要以描写历史事件之演变为主，后者则是以历史上之某一或某些英雄人物为描写重点，如鲁迅先生所云，乃“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中国小说史略》）故后者大多以隋末农民起义、唐末五代的分裂、宋代抗辽抗金的战争等为铺陈背景，描摹一系列英雄，如薛仁贵、杨业父子、狄青、呼延必显、岳飞父子等，而这些人，便成为流播民间妇孺能详的传奇人物。

鉴于英雄传奇小说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数代读者的喜爱，我们特整理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若干种，以“某家将演义”形式组合命名，并借“英雄传奇”总而为丛书之题，以期适应大众的阅读口味。

戴 月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前 言

本书依据原本乃《说呼全传》。《说呼全传》四十回，作者不详。该书刻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书前有滋林老人所撰序文。可惜滋林老人生平亦无可考。

该书叙述的是呼家将的故事。贯穿全书的是呼庞两家的忠奸冲突。该书一开始，呼家将游春，正遇右丞相庞集的独子庞黑虎强抢美女，呼守勇、守信兄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失手打死庞黑虎，两家结下冤仇。随后，庞集将自己的绝色女儿庞多花献与宋仁宗为妃。庞妃得宠，僭用皇后仪仗，为督理朝政的忠孝王呼必显（守勇、守信之父）所不满，两家积怨更深。接着，庞妃诬说呼家谋反，宋仁宗下旨抄斩呼家三百零三口，守勇兄弟因故逃出。庞集派兵四处追杀，呼氏兄弟逃亡边陲。逃亡途中多遇善人相助，美人青睐，最后借兵报仇，杀灭庞集全家，冤冤相报，加官封爵，恢复家业。

该书为我国流传很久的章回小说。与其它的章回小说一样具有它的优缺点。优点是长于叙事，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使读者欲罢不能，直至读完全书，方能释怀。书中出场的人物数十位，忠奸双方的几个主角忠奸分明，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缺点是因其在平话的基础上成书，文字粗疏，经常出现前后不相吻合之处。书中插入的“正是”、“诗云”之后的诗句不少文不对题，甚至意思与文相左。第二十二回叙述宋仁宗御驾征辽，引用“秦时明月汉时关，御驾亲征果不凡。自古真龙得虎将，管教胡马度阴山。”整理时已将“管教”改为“不教”。该

书在回目上也有类似之处。如第二十八回有云“宋太子观灯遇害”给读者的含义是被害，而实际上没有遇害，整理时已改为“遇险”。

该书历来有书业堂、宝仁堂两个版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影印过。我们的新版本参考了两个本子，对书中的明显讹误进行了校改。

赵仁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滋林老人序

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一切偷香窃玉之说败俗伤风，辞虽工直，当付之祖龙耳。统阅《说呼》一书，其间涉险寻亲，改装祭奠，终复不共戴天之仇，是孝也。救储君于四虎之口，诉沉冤于八王之庭，愿求削佞除奸之救，是忠也。虽忠与孝，此可以为劝者也。至庞氏专权，表里为奸，卒归于全家殄灭，其为惩创孰大焉。虽遐稽史册，其足以为劝惩者灿若日星，原无庸更藉于稗官野乘。然而史册所载，其文古，其义深，学士大夫之所抚而玩，不能挾此以使家喻而户晓也。如欲使家喻而户晓，则是书不无裨于世教云。

乾隆四十有四年清和月吉，滋林老人书于西虹桥畔之罗翠山房。

目 录

- 第 一 回 呼家将游春出猎
庞黑虎抢亲失命 (1)
- 第 二 回 庞丞相诡计无施
宋仁宗私访美女 (6)
- 第 三 回 仁宗驾幸庞园
宠多花封贵妃 (11)
- 第 四 回 宋仁宗宠妃僭越
呼得模负屈无伸 (16)
- 第 五 回 庞丞相提兵暗伏
呼家将一旦倾亡 (21)
- 第 六 回 王金莲仙缘天赐
包龙图硬救呼郎 (26)
- 第 七 回 包文正计退庞兵
呼公子病倒王园 (31)
- 第 八 回 王员外选择东床
牛夫人劝嫂完婚 (36)
- 第 九 回 钦天监观星覆奏
庞贵妃激怒朝廷 (41)
- 第 十 回 庞太师兵进长安
包文正钦召来京 (46)
- 第 十一 回 牛夫人怒打庞奸
赵凤奴力救呼郎 (51)

第十二回	赵大郎与妹完姻 庞丞相金山大败	(56)
第十三回	庞海东钦召进京 赵大郎夫妇练兵	(61)
第十四回	庞四虎领兵灭寇 杨侯显圣救英雄	(66)
第十五回	五霸山虎臣遇寇 王金莲产下麒麟	(71)
第十六回	呼郎哭别杨令婆 五台山五郎助战	(76)
第十七回	齐国宝妻女观兵 擂台选择东床	(81)
第十八回	石头陀跌下擂台 呼守信夫妻拜别	(86)
第十九回	花公主奉命擒妖 呼守勇新唐受唬	(91)
第二十回	新唐国公主招亲 呼守勇坚却是假	(94)
第二十一回	呼延庆解分牛斗 王老禅顽石变虎	(98)
第二十二回	呼延庆入山受法 寇直女救出太子	(102)
第二十三回	呼延庆授术回乡 王金莲新唐访夫	(106)
第二十四回	齐月娥出猎遇美 呼得模显圣嘱儿	(110)
第二十五回	呼延庆擒妖招婿 叔侄盗祭铁丘坟	(115)

- 第二十六回 牛夫人计救呼郎
包文正法场释放 (119)
- 第二十七回 呼家将途逢兄妹
铁丘坟三复盗祭 (122)
- 第二十八回 宋太子观灯遇险
赵文姬仙指游园 (126)
- 第二十九回 仙岩洞延龙遇美
庞飞虎割耳逃回 (130)
- 第三十回 庞四虎攻打祝家庄
祝三姐飞马到西凉 (133)
- 第三十一回 花瑞莲徇私放关
庞四虎兵被雾迷 (137)
- 第三十二回 庞海东怒领三军
天定山母子诉衷 (141)
- 第三十三回 呼延庆新唐见父
仙山洞公主成亲 (145)
- 第三十四回 天定山庞琦大战
道童儿广施术法 (149)
- 第三十五回 岳鸣皋助法大战
天定山国宝受困 (152)
- 第三十六回 呼家将大破五行阵
金牛岗杀死庞海东 (155)
- 第三十七回 八王叔代呼面圣主
假宫女三祭铁丘坟 (160)
- 第三十八回 三家村女将出兵
呼延庆飞马出关 (166)

第三十九回 庞牛虎戏美亡身 (171)
呼家将领兵过关

第四十回 呼家将除奸雪恨 (175)
奉圣旨骨肉团圆

诗曰：

楼船笳吹晓霞横，旌节新移宠若惊。
运道风柔思报国，沙场尘敛喜消兵。
恩纶加惠全忠孝，呼氏流芳千古闻。
宋主听奸生祸乱，征辽平寇旧功臣。

第一回

呼家将游春出猎 庞黑虎抢亲失命

话说复姓呼延，名得模，字必显，世居山后，历为汉臣。因刘王失政，去贤用佞，轻听宇文均，把俺呼氏诛绝。幸祖母马氏怀妊，逃回马家庄上，遂生下俺父呼延赞，年甫弱冠，典坟通晓，韬略且精。正杨业老将奉旨征辽，俺父呼延赞志欲报仇，遂投宋主，与杨老将军领兵进讨。孰知辽兵不耐战守，一旦遂倾，众夷威服。是以凯歌奏圣，恩蒙宋主加封俺父忠孝王之职，赐造王府，又赐金鞭一柄，敕令俺父值殿巡察，如有文武不劳王政，就把金鞭打死。俺想父王已叨朝廷十分隆重，奈何不久遂薨。又蒙圣恩，命俺叨袭父职，敢不克尽厥职。目下朝堂，却喜肃清。

俺夫人杨氏，所生两个孩儿，长名守勇，年登十六；次儿守信，甫经十四。不但熟读孔、孟，且喜考究孙、吴，更习了百步穿杨的神箭。看这两个孩儿的武艺，老夫倒也晚景无忧。

那守勇兄弟，恰好到厅，道：“父王在上，孩儿们拜禀。今因天气晴和，欲往郊外游春射猎，特来禀知父王。”“我儿既去游春射猎，须带二十名家将同去。”那守勇道：“多谢父王。”他兄弟两

个，你道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紫金冠，两旁插雉尾。身穿银甲白如雪。腰间挂了
宝剑，佩了弓箭。脚蹬粉底乌靴，手执长枪，一齐来到厅前。

那呼得模见了两个儿子，威威武武，一般装束，心中十分欢喜。说道：“你兄弟两个出去，总要和顺，不可生事。”守勇别了千岁，同了家将，一齐上马，来到乡村。阿唷妙阿，果然桃红柳绿，水秀山清。行来已是山庄，令家将一齐追赶，射的飞禽，戳的走兽，各逞武艺。诗云：

踈躩巴宾马，陪颡碧野鸡。

忽闻仙乐动，赐酒玉遍提。

话说右丞相庞集，字宰翁，止生一子，名唤黑虎，年已三九，因丞相过于钟爱，任耽酒色。幸有多花女儿，年方十六，却是生得国色天姿，品貌不凡，故尔尚未许字。这教：

姣容不易轻相许，须选东床绝世才。

且说庞黑虎在郊外游春，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生得十分美貌，果然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我府中娶的妻妾，那个比得他来。”这黑虎想了一计，叫齐一班家丁：“你们同我到东庄抢亲，回来各赏十锭银子。”那家丁一齐跟了黑虎抢亲去了。却是：

金屋鸳鸯展，银河鹊驾填。

吹箫集凤羽，空作凤求鸾。

且说东庄赵大郎的妹子赵氏三姐，名唤凤奴，年方十六，虽是乡村女子，稍知大义，故尔爹妈将奴择婿，要选才貌相当的丈夫。不道爹妈并歿，兄嫂亦不肯轻诺，是以尚未适人。今因天气晴和，又乃上巳，且同嫂嫂也往郊外游春。那晓撞着了什么庞公子，做出许多丑态。我同了嫂嫂，就回到家里，那小庞又央人来说，娶奴做妾，被我嫂嫂抢白了一场，那做媒的大家没兴回去。方才嫂嫂进来，对我说道：“阿呀姑娘阿，不好了！说道昨日看见这个尖脸贼，要娶你做妾，我已回了他们。如今听说带了百十个家

人，在庄上就要抢我姑娘，这怎处？你哥哥被这班家人捉住，打得七死八活，在地上滚哩。”

那三姐听了，哭得死去还魂。那晓庞黑虎已领了这些家人赶进房来，见了三姐，喝令：“快来！”那班家人听得庞黑虎叫抢，家丁进房抢了三姐就走。那赵大郎夫妻赶将出来，与庞家人的豪奴一搪，大郎跌闷在地。他妻子喊救，那些邻舍赶来，听说赵家抢了三姐的话，那邻舍道：“我们何苦在老庞头上拍苍蝇，不识利害？我们倒是回去，免些是非的好。”那大郎听说，越发叫喊。

恰好呼家打猎的回来，在此经过，只见他枪挑了鸡兔，肩背了獾鹿，喜孜孜走来。那世子听他悲声凄惨，勒马问道：“为何啼哭？”那大郎道：“二位将军听禀：小人有个妹子凤奴赵三姐，今被庞丞相的儿子抢了去了。”“呀，有这等事，难道没有王法的么？你们且不要哭。他从那一条路去的，你来领俺前去，包管抢还你的妹子便了。”“多谢将军！”

那大郎洒开大步前行，世子紧紧追来。过了几个山坡，环绕几座村庄，不觉已是小安山了。略略转个小湾过来，远远却有一簇人马，好似哭声影影。那大郎道：“二位将军请看，那前面影影的，只怕正是了。”

那世子就勒住了马，望这一望，竟拍马加鞭，一直飞赶前来，大喝一声道：“呔！庞黑虎，你这狗强盗，太没有王法了，这样升平盛世，胆敢抢人女子为妾，你就该死哩！俺呼爷爷最肯救人，不肯害命，快快把三姐还他！”黑虎道：“呔！你这乳臭的孩子，敢来阻挡？谁人不知俺庞公子今日娶妾，胆敢拦住，你还不快快走开，让俺过去！”那世子道：“呔！狗强盗，你不晓得俺呼守勇、呼守信的利害哩。俺父王在朝秉政，谁不敬服？你说老子既做丞相，为何不教训你这畜生？敢来抢掠民人的女子，俺今教训你这畜生，快把三姐送还了他们就罢，如敢不依，管教你的狗命不保！”那黑虎听了大怒，即喝令家丁：“你把这个小忘八拴了！”那家丁走来，

毛手毛脚，思量拖拖拽拽，那两位世子就将马鞭乱抽乱打，这些家丁打得抱头鼠窜，个个逃走。

那世子又纵下马来，一把扭住了黑虎，提起拳头，打得他乱叫乱喊：“阿唷唷，饶了我罢！实在对不起哉，看我爹爹面上，放了我罢！”“咳，你这狗男女，不说老虎也罢，提起了他，还要打你几下！因老虎不能教训，有你这个不肖横行不法。”“阿呀小千岁，我如今再不敢了，放我去罢！”这呼世子想起临出门的时候，父王再三吩咐，教我兄弟两个不可生事闯祸，守勇道：“兄弟，且放了手，叫他将三姐交还了大郎夫妻领回，就放了黑虎去罢。”这教：

鳌鱼脱却金钩钩，摆尾摇头再也不来。

那大郎夫妇同了三姐，一齐叩谢道：“承蒙你千岁相救，还求保送一程。”那世子一想，却是不与保送，恐他在路抢劫。“既然如此，我们送你回去是了。”“多谢小千岁！”那守勇兄弟同了家将，一齐上马，保送三姐回庄，然后回去。

那庞黑虎同家丁，看世子上马去了，他们才走出来，扶起黑虎。黑虎道：“阿呀不好了！我身子难动，不能骑马，只好你们驮我回去的了。阿唷好痛阿！咳！小呼，我同你什么冤家，又不是你的妹子，要你出尖打得我这般苦恼。回去告诉了爹爹，少不得启奏朝廷，把你姓呼的砍为肉泥，好出我胸中的怨气。”那黑虎一路劳劳叨叨说个不住。

这家丁驮了黑虎，正到厅前，恰好丞相出来，见了黑虎，到吃一唬，说道：“儿阿，你好好出门，为何如此回来？”“阿呀爹爹，不要说起！孩儿东郊游玩，那晓遇了呼家两个儿子，同了许多家丁，在东庄抢劫才财，夺了子女。那乡村上人人痛恨，个个切齿。孩儿见了呼家，劝说了几句，那晓呼家不听也罢，这小呼反令一班恶奴赶来，不由分说，一把扭住了孩儿就打。说道大宋皇帝还是呼家把他做的，又道孩儿是奸臣之子。是以孩儿与他争了一场，

被他打得这等利害。”

那丞相听了黑虎的话，看他又打得这般光景，就唤家丁，喝骂：“你们这班奴才！小主被人扭打，不即解劝。”那家丁道：“太师息怒，容小人们告禀：昨日公子游春，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凤奴三姐生得标致，要娶他做妾，想是赵家不肯，今日公子叫小人们同去。到了东庄，看见了三姐，教小人们驼了他来。小人们听得公子吩咐，只得背了三姐就走。不道行到半路，那三姐的兄嫂同呼家两位弟兄赶来，要还他的三姐。因公子不肯还他，与公子扭将起来。小人们连忙相劝，被他也打在里头。直等他们去了，小人们就驼公子回来，小人们知罪。”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